

繪圖二十四續彭公案

繪圖新編第二十四續彭公案卷二

江都阮貽孫編述

第十一回

閱狀詞洞悉隱情

辯理由表明真相

詩曰

英雄奮志立功時

各建奇謀闊心思

不為一般名利計

個中心事有誰知

話說周人傑暗見管家這樣情形。心裡好生說異。忙問道：「爾因何事這等大驚小怪？有話儘可好好說來。」那管家喘了口氣才回道：「外面來了無數公差兵卒，把前後門都圍困起來，說是大爺犯了重罪。本縣太爺在堂上立等大爺回話呢。」人傑一聽，心裡早已明白，暗想：「這定是那狗官起的意外風波，因為李翠姑不曾被他弄去，今日却又想出什麼毒計，要來報復尋仇。」咱若是回他不去，反要惹人笑話。當是惧怕他的勢力，呢？不如跟他們前去，看他怎樣擺佈。主意已定。立時來到前面，眾公差迎着問道：「周人傑，你就是你嗎？」人傑笑道：「不是咱是誰呢？你等到此有何話說？」眾役齊說道：「縣太爺聽說你發了一注大財，特令咱們請你前去，要想賄銀子，或色什麼樣兒呢？」人傑喝道：「你等休要信口放屁，有話只管說來，不必隱瞞。咱是決不退避的。」眾役冷笑道：「既是好漢，跟咱們就此前去。」人傑也笑道：「去就去，有什麼打緊？難道你那狗官，咱還惧怕他不成？」眾役齊聲叫好。大家就此起身，各衛隊都在頭前引路，就將人傑裹在當中。眾差役也不敢替他上鎖。大眾齊在後面押着，一路飛奔，直向縣衙而來。不消半個時辰，早到了武安縣署。眾人一齊進了班房，當有執票的原差，先進去回話。畢，知縣聽說周人傑已經提到，不覺心中大喜。此刻那肯停留，立時吩咐帶案。眾差役一聲答應，不多時，早將人傑簇擁上堂。差役喝令他跪下。人傑圓睜怪眼，大聲喝道：「咱犯的是何事？要求跪這狗官？」畢，知縣坐在上面，聽得清清楚楚，況且仇人相見，格外眼明。因此更加怒氣冲天，隨將驚堂木一拍，把那徐翰林的狀紙並開來的失單，通全向地下一擲。又高聲喝道：「你這狗強盜，真是胆大包身。今日在本縣法堂之上，還敢這樣強強，可見你平日的行為，不問可知。你賄這狀紙失單，就知道犯的什麼罪名。難道還容你抵賴麼？」人傑也不回言，只把狀紙拾起，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具狀人徐壽朋，年六十六歲，世居本城南門內，引市街安樂巷口，竊身久歷宦途。于前年告假回鄉，守分安貧，從不干預外事。詎于昨夜二更之際，突來盜匪多人，先詐稱由京到此，遽緊急要信，身不知奸計。當即令使女開門。

放伊入內。詎該盜等。即乘此一擁而進。滿面塗黑。不能辨認。手執利器。恫嚇家人。彼時欲待呼救。又被該盜等堵住大門。不容出入。乃該匪首竟敢自稱周人傑。亦在本城居住有年。特來尋仇報復。身思該盜名姓。平昔並不認識。更不知仇恨何來。當時又無力抵抗。只得聽其入內。任意搜索多時。方胡哨而去。似此不法情形。寔屬暗無天日。用此據寔呈報。並粘抄失單一紙。即祈火速飭差。立提該匪首周人傑到案。追還原贓。依律懲辦。以靖地方。而安良善。實為公便。謹呈。

周人傑看了一遍。不禁沖沖大怒。高聲說道。據狀詞上所說。簡直這樁案子。就是咱姓周的為首了。但這徐壽朋也不能平空捏造。無故誣栽。咱這名字。既不在紙內。又不放在箱子裡。就能聽他石上栽桑。說怎樣就怎樣嗎。請縣主且把這原告失主傳來。咱們自有分辯。畢知縣聽了這話。也覺有理。當下碍着眾人的耳目。又不好全他爭執。只得吩咐差役。快去補傳原告。立即到堂問話。毋許延緩。差役連聲答應。即拿了堂簽。飛奔出衙。直向徐百萬家。去報喜信。這時徐翰林正在家裡。全夫人談論這件案情。忽見公差到來。說是劫犯正身。已經獲到。徐翰林歡喜不盡。暗想這位畢知縣。真是精明強幹。不愧百姓的父母也。算武安縣一縣的造化。當下隨了來差。復行乘轎。逕往縣衙。見知縣正在堂上審訊此案。兩旁擺了許多刑杖。書吏差役人等。全都排班侍立。十分威嚴。徐翰林來到大堂。畢知縣接見後。就在旁邊設了座位。一面笑說道。由老先生回府。兄弟因這案情重大。不敢停留。隨用重賞。探出該盜的下落。立即加派差役。前往拿拿。幸虧該犯不曾逃走。現雖將正身已經獲到。怎奈該犯蠻橫異常。堅不承認。兄弟却並未刑拷問。今特請老先生到此。可將當時搶劫的情形。以及該犯怎樣自說名姓。再當堂直說一番。那時他自然心服。不能狡賴了。否則兄弟再動大刑。何愁他不把真情吐出來呢。徐翰林點了點頭。這才指着周人傑問道。姓周的。咱全你往日無冤。近日無仇。你因何夜深前去搶劫。還說為報仇去的。這是何故呢。今日在法堂之上。儘可從實說來。免得自己皮肉受苦。況老夫退居幾年。平日向不干預外事。全你姓周的。更不會會過一面。試問有什麼結仇之處。你既是好漢。臨時留下名姓。說明住處。想是一位有胆的英雄。此刻就不該抵賴。出於反手。還能稱得起好漢嗎。周人傑站在堂上。聽徐翰林說了這一席話。弄得目瞪口呆。一時摸不着頭緒。當下沉吟了一會。才問道。據老先生

所說在下既全你沒有冤仇。你却為甚指明。說是在下搶劫的。那強盜既能全你答話。諒來面目斷無不認得的。這又不是可以掩藏得來。請老先生何妨細問在下的面貌。究竟全那夜裡的強盜比較起來。到底是與不是。那就真個立辨。皂白立分了。徐翰林聽他說得有理。倒有些轉意回心。禁不起畢知縣在上面連聲吆喝。只說胡講。正是。定來巧計成虛話。議就良謀又失机。畢竟徐翰林果能問出細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徐壽彭正言辯論

薛煥庭惇理欺心

詩曰：運籌決策鬼神驚。紀律威嚴號令明。饒爾智謀多勝算。人民已是恨難平。

話說徐翰林聽人傑一番說項。很覺有情有理。自己倒有點轉意回心。禁不起畢知縣在上面不住的吆喝。連說胡講。胡講。老先生休要聽他亂供。今日再把他輕饒。只怕尊府後來的遺害更深了。徐翰林聽了這話。弄得糊裡糊塗。只得重向人傑笑道：你這話來欺誰呢。分明你等全用錫沿灰抹得滿臉。却叫別人那裡辨出本來面目。只有你自己曉得罷了。人傑聽到這裡。心中就有几分清楚。早料着這件事。其中定有蹊蹺。不禁哈哈笑道：老先生不必多說了。在下已知其情。但老先生既身為翰林。定是滿腹文章。博通經史。焉有不明事理。況老先生平日學問。在下亦所深知。既是規矩中人。斷沒有誣良為盜之理。不過事屬有因。難怪老先生有此疑問。總之今日尊府被人劫去金銀首飾。也是絲毫不假。只有一件。在下不能不細細表明。隨後老先生自然明白。可知這件事。果然在下全尊府有仇。此番既為的報復起見。雖不傷害先生的性命。總得把府上的人砍傷了几个。那時才能算減恨報仇。照情理而言。這也是一定無疑的道理。怎麼止搶去金銀什物。又用錫沿灰抹了面孔。却又遁出在下的名姓。這明明是強盜借刀殺人。移禍江東之計。他好得了資財。逍遙法外。却令在下全老先生打這冤枉官司。此理顯而易明。世間上不平的事。大約也無過于此了。試問老先生究竟全在下有仇無仇。心裡總該有數。況天下做強盜就有這樣胡塗的。道理嗎。俗說冤家宜解不宜結。在下亦住本城。今日並非怕事。但老先生既是堂堂的翰林公。在下亦非無名之輩。照此傷天害理。黑暗情形。老先生若含糊定案。也未免有損一生的名譽了。老先生可細細猜詳。究竟在下這話錯是不錯。人傑這番話不打緊。却把這位畢知縣唬得冷汗直淋。不由的心中發抖。常言為人不做好心事。半夜敲門。

不吃驚。想這樣昧心的事。止能一時三刻。唬詐愚蒙。怎禁得走周大爺有這一篇至情至理的辨論。自然就能揭破隱情。當時徐翰林聽他說畢。不覺暗暗點頭。正要開口。堂上的畢知縣早已情急萬分。在這一刻千金之際。請教這原告一經開口。那還了得。當即大聲喝道。好胡說。在本縣法堂之上。還敢這樣巧辯。真是胆大過天。諒你不用重刑。決不招認的。吩咐左右。看大刑伺候。只聽兩旁嘩啦一聲。那些全套的傢伙。早已排得齊齊整整。眾差役連聲吆喝。一个个磨拳擦掌。要來動手。偏是這位徐翰林。不識抬舉。見知縣這樣情形。萬萬忍不住。連忙立起身來。不住的搖手道。不可。不可。據他方才這等說法。很覺近于情理。或者從中另有別情。亦未可知。此案還宜細細偵察。為妙。老夫決不能誣陷好人。何況大公祖乃一縣之主。更宜謹慎從事。處處留心。萬不可輕易草率。致令人抱屈含冤。現在事已如此。舍間失案。倒是小事。設若稍一大意。即是人命關天。不知大公祖尊意如何。畢知縣到了此時。心裡却是叫苦不迭。奈表面。上又不能露一點神色出來。只得強打精神。反向徐翰林笑道。老先生有所不知。這強盜奸詐多端。非常狡猾。老先生萬勿受他欺騙。倘是不用大刑。料這狗強盜。決計不肯招認。請教尊府這件案子。終久又怎樣開法呢。只須那無情棍。向他腿上畧放一放。那時尊府的金銀財寶。包管如數就有下落了。人傑聽見好生氣。嘔。只是賄着徐翰林分上。不好就全他發話。果然聽徐翰林說道。不可。不可。斷沒有這種辦法。無論曲直是非。只拿大刑來拷問。這豈不是苦打成招麼。即照情理而論。于良心上也過意不去。況人身都是血肉之軀。誰不是父母生育下來。老夫全他又無宿世冤仇。何苦來這般作對。即便稍有嫌怨。也須自問天良。焉能為一己之私仇。不顧天下的公理。這案務望公祖細細斟酌。萬不可草草了事的。畢知縣被他這一頓辯駁。自己弄得面紅耳赤。反覺不好下台。左右尋思。不住的暗暗叫苦。當下沉吟了半晌。自忖道。無毒不成丈夫。今日事已如此。誰叫他來打斷咱的好事。想不道這老殺才。反來幫着他辯護。真是出人意外。索性一不做二不休。咱不如還是這樣幹去。為妙。想定主意。就此老羞成怒。向徐翰林說道。尊府此案。兄弟這裡已就了十分重責。連本衙差役。都吃了許多辛苦。況老先生狀詞上面。明明說是周人傑。就是匪首。是他自己留的名姓。今日兄弟已替老先生獲到該犯正身。絲毫不曾遲誤。不料老先生袒護這強盜。反聽他的巧言。向兄弟百般爭執。未免于情理上不大相宜。老先生還請三思。叫兄弟以後怎樣辦。

法呢，並非是兄弟冒昧。如果確是周人傑正身無訛，那是兄弟一定要照辦的人。傑在下面聽得真切，又見縣知縣這樣的神情，好像已打起臉來，要全他作對。心裡忍不住無名火起，便高聲喊道：徐老先生且請先回，咱姓周的聽他怎樣擺佈，決不有怪尊府便了。徐翰林此時已急得沒法，當下急中生智，便想了個暫且下台的法子，向縣知縣說道：公祖權為息怒，無論該犯是否正身，請公祖且將周人傑暫行收禁起來，仍請派精細幹差在城廂各處細細探訪。或者另有一個周人傑，全名全姓亦未可知。正是：無緣空恨謀難遂，有志終須事竟成。畢竟周人傑怎樣脫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定奸謀公堂獻計

囑禁子暗室虧心

詩曰：男兒壯志更凌雲，備極艱辛憤未平。贏得功名名利就，應教百世建奇勳。

話說徐翰林急中生智，假意向畢知縣說道：公祖權為息怒，無論是否該犯正身，請公祖且將他暫行收禁起來，仍請派精細幹差兩名前往城廂各處細細探訪。或者另有一個周人傑，全名全姓，或是那強盜有意誣捏，隨後總該有水落石出。那時再行定案不遲。如果實係是他，自當要依法律照辦。雖定死罪，也沒有什麼負屈含冤了。公祖明見以為何如呢？又向周人傑問道：方才這番話，你曾聽見麼？這樣辦法，到底你可心服呢？只是有屈你，在這裡暫住幾天，將來總可以分出皂白的人。傑心裡雖是不服，無奈這畢知縣都是個父母官，兒也不便過于再抗，只得忍氣吞聲。權為答應，獨是畢知縣雖聽徐翰林這般說法，終久心裡都不大願意。一來因為不曾用刑，實在便宜了他。心裡私恨又未發泄，再則那個美人兒還不知怎樣說法，倘是日期長遠，再被他父母帶往他方，自己豈不是成了空望？又恐把人傑收禁起來，後首走漏了風聲，又有許多的不便。因為這几層緣故，所以思前想後，反覆游疑。只是主張不定。這個當兒，忽聽背後有人悄悄說道：就是這樣辦法罷，咱們正好將机就計了。畢知縣連忙掉頭一看，登時大喜。你道說話的究竟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位足智多謀的心腹師爺薛煥庭。因為他立在屏風背後，聽審此案，已等了好一會功夫。聽原告失主忽就改了口氣，煥庭心裡也是着急。此刻又聽徐翰林這番議論，他偶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這才悄悄走到畢知縣身後，低低的說了一句話，仍然轉身進內。畢知縣曉得薛師爺的能為，果

煞神机妙算。百發百中。自己也就順水推舟。見風下罩。當即點頭應允。一面吩咐差役。把周人傑權為監禁起來。可惜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。到了此時。也未免身不由己。早被几个差役。狼虎似的。拉拉扯扯。押進監牢去了。徐翰林見案已擱住。料想大事總可無碍。當即起身告辭。畢知縣亦不挽留。只得勉強送了几步。然後兩下道數一番。就此拱手而別。當時畢知縣回到後房。自己想起前後各事。心裡實在悶悶不樂。好容易挨到一晚。用過夜膳。又將日間案件。顛來倒去。盤算了多時。因想那周人傑。雖是收禁監牢。但不知此案。後來到底怎樣結果。又不知薛師爺附耳低言。究竟有什麼妙計。心裡左思右想。煞是徬促不安。正在打算。預備着人去請。不料這個當兒。跌聽門外有脚步聲。畢知縣倒唬了一跳。再定睛看時。才見門帘一起。正是薛煥庭笑嘻嘻的走來。畢知縣連忙拱手讓坐。不由的喜從天降。煥庭先笑問道。日間吾兄審理徐府一案。何以如此迂謬。難得他這樣惡情。正好得風便轉。藉此下台。不費吹灰之力。片刻功夫。就能把周人傑性命結果。那時聽吾兄怎樣辦理。還怕誰來替他叫屈麼。畢知縣忙問道。賢弟究竟有甚妙計。能將此人結果。可快快說來。煥庭低低說道。此刻周人傑已算籠中之鳥。釜底之魚。還不是聽咱們怎樣擺佈。只要能殺將他收禁。只須喚兩個獄卒前來。吾兄可暗地吩咐他們几句。叫他們就在今晚更深之際。假意全周人傑殷勤。百般勸說。再全他談論心事。惹起他的牢騷。然後左一杯右一杯的勸他吃酒。那時酒入愁腸。更容易吃醉。待他酒醉之時。便將他帶到僻靜處。止用兩股麻繩。就可輕輕的斷送他的性命。隨後上司裡再用一紙詳文。報他在獄中急病身死。豈不乾乾淨淨。至于那徐翰林。不過一時固執。全他又沒甚秘密感情。等到他死無對證。這案也就可以無形消滅了。只怕徐翰林連追此案。都有些不便呢。如此辦法。在吾兄的意思。到底看是怎樣。畢知縣此時聽他這番說項。真喜得心花都開了。那两片嘴唇。都笑的合不攏來。連稱妙計妙計。賢弟不是姜尚再世。便是諸葛重生。愚兄真萬萬不及的。煥庭又謙遜了一番。兩下談着。便派了个心腹家丁。連到監獄裡。喚兩名獄卒前來問話。家丁答應一聲。飛奔前去。不多時。早將獄卒吳成杜威兩個人一齊喚到家丁。先進來稟明本官。畢知縣忙叫煥庭讓開。這才喚兩個獄卒進內。低低問道。你們可想發財麼。兩個獄卒。陡聽本官說了這話。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那裡就敢回答。只得順口說道。不敢不敢。小的們有公事照辦。怎敢亂想發財。什麼話。老爺吩咐是

了。畢知縣笑道：本縣方才這話，乃是實在情形。你兩個果然要想發財，本縣自會叫你們去辦。獄卒又回道：大老爺休要取笑。小的們若有這種思想，豈不是望財折福麼？畢知縣道：本縣並非全你們取笑，只因眼前有件緊要的事，情本縣要叫你們去幹。將來事成之後，自有重重的酬勞。不知你兩個可肯去幹麼？吳成先回道：大老爺有事，只管吩咐出來，止要小的們能幹的，決沒有絲毫推諉。老爺但放寬心是了。若說賞號一層，這句話是斷斷不敢領的。畢知縣大喜，心裡十分得意，便將兩人喚到身邊，把方才的事從頭至尾怎樣動手，怎樣擺佈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兩個獄卒聽了此言，隨說道：小的們還當什麼事呢？原來是這件小事。老爺但放寬心，小的們包幹得妥當，決不會悞事的。但求老爺日後高陞的時候，提拔提拔小的們就是了。正是：兩心已是遙相應，片語投機更入情。畢竟兩個獄卒如何暗害周人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周人傑被困武安縣

秦兆榮夜遊羅浮嶺

詩曰：從來一語喪家邦，何事無端話短長。堪笑一般愚俗子，枉爭利鎖與名韁。

話說吳成杜威兩個獄卒，聽本官一番吩咐，當即滿口答應。齊聲回道：這件事老爺但放寬心，小的們包幹得妥當，決不會悞事的。但求老爺日後高陞的時候，提拔提拔小的們就是了。那賞號一層，斷斷不敢領的。畢知縣說道：只好，只要你兩個能夠幹事。本縣方才吩咐的話，牢牢謹記，又要做得乾淨。本縣自當不忘你們的好處。將來總格外照看便了。當時兩個獄卒歡天喜地的拜謝出來，暗中先私下計議一會，然後回到獄中，另備了幾樣投口的小菜，打了兩壺好酒，把周人傑引到一間空屋裡，解了手拷，一面擺下酒菜。三個人坐下暢飲。吳成杜威遵了縣主的密囑，便全人傑十分殷勤。兩人你一杯我一杯，彼此相勸，不住的把那心事話談起。可憐人傑此時正是末路的英雄，焉有不愁腸惱悶？再經他們兩人打動了話頭，自然把那滿腹牢騷，通全發出。這叫做有心算計無心人。何況人傑本是一副光明磊落的胸襟，那裡知道底細？就此傳杯遞盞，兩個只顧斟酒。人傑是杯杯見底，盞盞成空，不消半個時辰，早吃得酩酊大醉，攤在地下。人事不知。吳成杜威十分歡喜，兩人並不則聲，悄悄把周人傑抬到獄後一所空院，就將身上現成的一根絲絛解下來，向他頸項裡一套。兩下剛要收緊，只聽屋面上一聲喝道：賊子且慢動手。

咱來也。吳成杜威齊唬了一跳。再一細睃。就見迎面有條黑影。由房上直躡下來。吳成方要動問。那人已到了當面。却是一身短衣。找紮手中執着一口青鋒寶劍。搶上前來。不由分說。先把人傑頸項裡絲絛解下。順手就將吳成杜威兩人一齊捆起。這兩個獄卒已是唬得半死。那裡還敢違拗。嘴裡只求大王爺爺饒命。書中文牒。來的這位好漢。並非別人。就是那彭公手下的義士桑兆榮。原來彭公在內黃縣。自從打發東方鐫韓秀麟兩人出去訪案。整整盼望了几日。不見他們回來。彭公心裡十分着急。又因劍鋒山的匪寇。不曾剿滅。自己的印信。又不知下落。免不得格外焦思。因此左思右想。無可如何。只得又派桑兆榮暗暗出去探訪。當時桑兆榮奉了密令。就由內黃縣悄悄動身。一路出城。每逢天色一晚。自己便換了夜行衣。靠打聽各處有什麼賊人窩巢。好去暗訪消息。這日走到一個所在。因見二面都是高山。止有當中一條去路。桑兆榮心裡不知這山上究竟有無賊寇。自己弄得進退兩難。再睃那左邊的山勢。比右首還高着几倍。更兼奇峰突兀。怪石嵯峨。山澗裡有几道清泉。分頭向那些低窪處流去。此時已是夕陽西下。一片紅光。掩映着古柏蒼松。一陣陣的鴉鵲。在那樹枝上叫个不住。真是一幅絕妙畫圖。桑兆榮見了這樣景緻。自己默默的立在那裡。好似痴子一般。只是呆看。一時捨不得走開。這個當兒。猛聽得一聲怪响。再一凝神。方知山頂上古寺裡的鐘聲。就此心裡一驚。才曉得已經天晚。桑兆榮一想。此刻天氣已是不早。諒來也沒甚去處。好在自家有這一身本領。料想不怕甚麼歹人。難得此地有這等風景。怎忍割捨。不如就在這裡游玩一番。再作道理。當下想定主意。便信步走上山來。只見路旁豎着一塊石碑。兆榮走近前來。仔細一睃。見那碑上刻着四个大字。是羅浮勝境。心裡暗想。大約此山的名字。就叫羅浮山了。再看碑後。還刻着几行篆文。字跡却辨認不清。就此再向前走去。不上几步。就見一座小小的土神祠。桑兆榮笑道。這裡便是咱今夜投宿之所。好全這位土地尊神。結个夥伴兒。暢叙一宵。明日再慢慢游逛。豈不甚妙。一面想着。已踱進土神祠內。却好當中放着一塊青石。乘此便坐下。歇息歇息。又在身邊掏出血乾糧。胡亂吃了一點。只因日間走路辛苦。自覺精神有些疲困下來。便將寶劍倚在那神柏之上。自己雙膝盤起。好似坐禪一樣。閉目養神。約有初更光景。不覺一陣心血來潮。朦朧睡去。忽見迎面有位白鬚老者。手中拄着拐杖。踉蹌行來。桑兆榮忙起身迎接。那老者到了當面。笑嘻嘻的說道。恭喜好漢。現在幹功立。

業不愧當世英雄。將來應當自世流芳。可敬可賀。但刻下就有一件要事。好漢可趕速前去。搭救此人的性命。日後就可全保一人。大家建立功業。何等不妙。但好漢務宜速去。萬勿耽延。錯過機會。若是怠慢。此人便性命不保。那時令師一片苦心。傳授好漢一身武藝。未免可惜。因此老漢特來指引。你可作速起行。要緊要緊。秦兆榮聽他說完。心裡寔在不明。忙問道。老丈方才說是全保一人。不知究竟保的是誰。刻下此人却在何處。還望老丈細細指明。好讓在下前去尋他。那老丈聽罷。只是微笑不言。過了一會。才將左手伸來。一面帶笑說道。諸位保的就是此人。後來的功業不小。秦兆榮定神看時。才見他手心裡寫着「十豆三三」三字。下面又寫兩個月字。兆榮心裡煞是不解。這個時候。又見那老者笑說道。你要搭救此人。可趕往武安縣去。到那裡自然明白。此時兆榮好生着急。正想朝下追問細情。忽見那老者身子向後一仰。平空的栽倒。兆榮連忙趕來。用手攙扶。那知四面一看。已不知去向。自己心中一急。就此猛然驚醒。却是南柯一夢。這時秦兆榮十分詫異。便將方才的景象細細思量一番。終久不能明白。正是扶危濟困英雄志。嫉惡鋤奸義俠腸。畢竟秦兆榮救出何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入縣衙細探消息

聽私語力救英雄

詩曰：堪歎元戎苦用心，誓安黎庶保生靈。何期未遂忠君志，致累全營將士驚。
話說秦兆榮陡見那老者不知去向。心裡吃驚不小。自己就此一急。猛然驚醒。睜開眼來。身子還坐在土神祠內。此時兆榮好生詫異。便將方才的夢境細細思量一番。寔在不大明白。暗想這件事很有蹊蹺。若照他手上的字跡。這十豆三明明是個彭字。下面雙月。明明是個朋字。難道此人也應他保護。設大人立功麼。但他說是武安縣。咱倒也清楚。這武安縣離內黃不遠。想必他就住在那裡。不知他有何麼事要咱去救。既是神人前來指點。大約其中定有原因。俗說實可信。其有不可信。其無。咱何不明日一早。就此起身。且到武安縣去走一遭。再作道理。當下秦兆榮想定主意。自己便提了寶劍。立起身來。又走出土神祠外。仰面一看。但見天上星光已暗。月影斜西。曉得時光已經不早。因即將身入祠。又向神座上祝拜了一番。心裡默禱几句。然後揀那平坦地方。自己仰面朝天。吸收了一會空氣。連入丹田。練習那玄功的妙用。就這一頓輾轉。早已天色大明。這才找尋原路。一直下山。又向那來往行人。問明路徑。

就此日夜趑趄直向前行。不消兩日功夫。前面已抵武安縣境。秦兆榮便進了縣城。先尋個客店住下。當晚用過夜膳。要出去閑逛一回。順便探聽些消息。復又轉念一想。自己不覺失聲歎道。咱真是發痴了。此人又無名無姓。却到那裡去尋訪。就憑這虛無縹緲的夢境。難道就認真不成。秦兆榮想來想去。只是沒個理會。正待寬衣上床睡覺。又轉念想道。咱真算糊塗。已極。曾記那老者說是武安縣現在咱既已到此。何不就到縣衙裡去走一跑。或者碰着機會。此人就在那裡。亦未可知。想到這裡。陡然的高興起來。連忙脫去外衣。結束停當。佩了一口青鋒寶劍。悄悄出了房門。就此瞞着店家。由後院牆出去。遠到前街。再向行人問了道路。一直向武安縣而來了。縣署天氣已交二鼓。此時秦兆榮向四面一看。只見靜悄悄的。並無一人。自己又恐前面有人守衛。倘一驚動。反為不美。便立定章程。就由縣署後身。輕輕的蹀上屋面。再慢慢一進一進的探聽。幸虧他的輕功甚好。就此越脊穿房。一路直向後面蹀去。却全沒人知道。一會功夫。看看差不多。要到上房。那裡探得出絲毫動靜。不必說那被難的英雄。沒處找尋。就連一个小卒兒的形影也沒有。秦兆榮心裡。忍不住暗暗好笑。自己一想。不如急早回頭。睡他一夜安穩。覺明日好早起趕路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剛要轉身出來。忽聽裡面有兩個人說話的聲音。接着外面又有兩人走了進來。秦兆榮忙將身子一閃。先在屋上伏定。再仔細一聽。那知說話的不是別人。正是那畢知縣吩咐兩個獄卒。今夜去結果周人傑的性命。他們在裡面商議了半天。却被秦兆榮從頭至尾。一句句聽得明明白白。忍不住心頭火起。暗想。怪不得昨夜神人指點。大約要咱搭救的就是此人。況且大丈夫行俠仗義。不拘走到那裡。都要扶危濟困。除暴安良。不管他是與不是。但照他們方才這番計議。分明又是要陷害好人。咱此刻既已到此。焉有不管之理。正自心中打算。就見進去的兩個人。已一齊出來。兆榮偷眼一瞧。見這兩人都不是獄卒的打扮。這才悄悄起身。仍由房上一路悄悄跟去。轉了几个灣子。見他們都進了裡面獄門。一會功夫。這兩個獄卒。又領着一個漢子。向後走去。秦兆榮依舊緊緊跟隨。細睃那人的相貌。生得頗為齊整。兆榮不覺暗暗歎息。就知此人定是一位英雄。後見這兩個獄卒。慢慢勸酒。那人只是一杯一杯的痛飲。自己又發着牢騷。口口聲聲罵那縣官不止。兆榮見此情形。心裡已猜着几分。明知此人定有大大的冤屈。准是被這縣主苦打成招。其餘這兩個獄卒。一定也不懷好意。多分是那狗官指使前來。因此

自己格外處留神。那知停了一回。果然就見那人已吃得酩酊大醉。兆榮却伏在對面。只是目不轉睛的瞞着。又過了半晌。只見他們兩個解下那人的絲絛。真個要上前動手。這個當兒。桑兆榮却不敢怠慢。那無名火已高了三千丈。立刻抽出寶劍。由房上跳下。這才準備搭救周人傑的性命。當時吳成杜威見這人來勢凶勇。手中執着寶劍。惡狠狠的要往下砍。兩個人早唬得魂飛天外。跪在地下。不住的叩頭。嘴裡只是哀求大王爺饒命。桑兆榮心裡發笑。一面放下周人傑。一面向兩人喝道。你這兩個狗頭。好生大胆。誰叫你們今日謀害人家性命。這又有何理說。吳成杜威一齊哀告道。小的們怎敢害人性命。這都是本官的主意。小的們不敢有違。況這位周大爺住在本城。已不是一年。小的們平時誰不認識他老人家。嵩好扶危濟困。恤老憐貧。今日這場禍事。也是為的抱不平。起見。不料本縣太爺竟全他直做了死對。定要斷送他的性命。小的們當了這份差使。吃他的工食。怎敢不遵。所以咱們方才已在暗中商議。只好等他老人家升天之後。多買點金銀鏢錠。燒給他陰司裡使用。再多請几位高僧高道。超度他一番。只求他老人家早上西天。極樂世界去罷。正是。重圍已恨無人解。積怨焉能片刻消。畢竟桑兆榮怎樣辦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說巧言奸徒受顯戮

玩山景豪士結良朋

詩曰

君子謙和偏種德

專行陰險小人傷

詎知惡貫滿盈日

天道無私禍上頭

話說吳成杜威說了一派花言巧語。本想欺騙桑兆榮。好脫卸自己的罪名。保全自己的性命。那知桑兆榮向來行俠仗義。終年的游蕩江湖。也不知走了許多地方。什麼事不曾見過。而有這兩句話。就能把他輕輕瞞過。呢。當下听他們一番說項。不住的冷笑。道。照這等說來。倒難為你們一片好心了。似你等這樣好人。世間上實在少有。咱只怕留住你們。將來傳下種來。把天下人都能學好。反是稱不起個黑暗世界了。不如讓你們早點回去。等這位周大爺醒轉。咱再來全他商議也。叫他多買些金銀鏢錠。燒給你們。然後再請几位高僧高道。超度你們一番。總叫你們兩個早升仙界。斷不致稍受一點苦惱是了。這兩個獄卒。听桑兆榮說了一遍。早唬得魂不附體。兩個人只得跪下哀求。此時桑兆榮那裡還肯答應。更不耐煩。全他們多說。立刻寶劍一起。就向左右二面一掠。只見兩顆血淋淋的人頭。

好似西瓜一般早已滾得多遠。兩個屍身一齊倒地。這也是他們好利貪財的結果。要陷害却旁人自家得一宗好處。焉想先替旁人做个榜樣。自己反落得身首異處。想來煞是可笑。足見世間上的人。都要以良心為主。似這樣貪利忘義的事情。萬萬不可去做。終久沒有不報應的道理。煩言少叙。當時桑兆榮把這兩個獄卒殺死。再暗周人傑依舊宿酒未醒。兆榮心裡好生着急。暗想此人既是个豪傑英雄。怎麼如此貪戀酒色。將來還能幹出什麼事業來不成。敢是那兩個狗頭。有意把他灌醉的麼。再想起方才的情形。心裡越想越惱。又過了一會功夫。才見他打了个呵欠。慢慢醒轉過來。兆榮心中甚喜。忙上前低低喚道。周壯士受驚了。周人傑此時方才醒酒。陡听耳邊有人呼喚。連忙睜眼一看。不覺驚詫起來。兆榮曉得他心裡疑惑。便將方才的事。以及自己的姓名來歷。前後情由。都對他說了个備細。人傑听了這話。方才如夢初醒。趕緊立起身來。深深的作了一揖。又向桑兆榮謝道。難得尊兄如此高誼。得救餘生。不然小弟性命早已不保。此恩此德。沒齒不忘。兆榮亦謙遜了几句。一面說道。咱們現在且休客氣。何況這裡又非講話之所。還須速離此地為妙。人傑連連點頭。兆榮又替他設法開了刑具。這才兩人一齊動身。幸虧周人傑此時武藝學成。不似前番可比。所以不論什麼房屋。都可以高來高去。當下兩位好汉。就由屋面上竄將出去。一路越脊穿房。到了外面。先揀那僻靜地方。躲過了半夜。挨到天色黎明。桑兆榮這才趕回客寓。取了外單衣服。周人傑也就托人回家。暗暗遞了信息。從此就將家事。托老管家及李老夫婦照看。這也不必細說。各人料理已畢。然後重行聚齊。就此出了東門。兩個人趕上大路。此時周人傑才算略定心神。忙向桑兆榮問道。昨夜尊兄所說羅浮山的情形。據小弟想來。只怕其中定有一段緣故。好在小弟已得敝家師指點。自然是投奔彭大人麾下效力。況且尊兄也蒙神人指示。當與小弟共保賢臣。難得羅浮山離此不遠。乘今日無事。何不順道前去遊玩一番。好使小弟開開眼界。瞻仰此山的風景。究竟如何。不知尊兄可肯允許麼。桑兆榮笑道。小弟也有此意。既是吾兄高興。咱們就全去一走。待盤桓兩日。然後再往內黃縣。謁見大帥不遲。咱們就此前行便了。人傑大喜。當下兩人計較已定。桑兆榮便在前引路。人傑在後跟隨。一路閑談。好不暢快。直向羅浮山行來。約走了兩日功夫。這日天交晌午。已抵羅浮山下。桑兆榮是走過的熟路。自然毫不費事。兩人撩起衣服。就此尋路上山。雖是山路崎嶇。因這兩位英雄都有飛

簾走壁的輕功所以並不覺為難。那消片刻早已登了山頂。兆榮因想目前蒙神人指示便邀人傑全到土神祠。祝一番。拜了几拜。兩人就在祠內坐下歇息。此時人傑細看這座山勢。果然是天造地設。十分險峻。不由的心下讚歎一回。看看天色已近黃昏。漸漸的夕陽西下。明月東升。兩人又在身邊取出些乾糧。胡乱飽餐了一頓。彼此商定主意。就在這土神祠裡暫宿一宵。預備明日再去遊玩山景。當時兩人便就神柏上倚定身子。坐下打盹。兆榮因為連日辛苦。剛一坐定。早就朦朧睡去。獨有人傑滿腹牢騷。那裡能够合眼。想起已往的事情。恨不能再插翅飛回。把那武安縣狗官。乘此一刀兩段。方才遂意。無奈路途遙遠。隔沒處下手。自己只得短歎長吁。直坐到二更將近。心裡寔在不大耐煩。又見桑兆榮正在睡熟。深恐驚醒了。他便悄悄起身。繞到神祠後面。瞥眼見那石壁底下。現出一個月洞。裡面似乎還透出亮光。人傑看得清楚。心下萬分詫異。不知不覺生了好奇的思想。大踏步來至近前。真是藝高人胆大。當下也不管好歹。便撩起衣服。進了月洞。一直向裡面走去。却好當中止有一條狹路。只好容一人行走。偏是人傑非但毫不惧怕。反是十分豪興。便順着那亮光一路向前行去。剛走了不遠。又見眼前豎着一塊石碣。人傑細細留神。見那石碣上並無什麼稀奇。只有當中刻着「羅浮嶺」三個大字。正是名山勝跡多奇遇。雅士高人放蕩游。畢竟人傑探出什麼奇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探石穴人傑獲寶

宿旅店双俠棲身

詩曰：造物由來忌滿盈。莫依豪勢便胡行。一朝天怒人心怨。禍到臨頭悔已傾。

話說周人傑見那石碣上刻着「羅浮嶺」三字。并沒什麼別樣稀奇。自己心裡一想。難道此地竟是仙人的洞府不成也罷。咱今日既已到此。橫豈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不如索性進去細探一遭。或者有其寶物藏在裡面。亦未可知。划算已定。不由的更覺高興。因此一路走着。便向各處細細留神。就在這個當兒。猛然迎面瞥見一樁怪事。你道是什麼物件。原來那亮光地方。却是一條大蟒。兩個眼珠兒分明是灯笼一般。十分明亮。身子足有二三餘丈。人傑到了此時。任他是豪傑英雄。心中也不免有些害怕。正待回身預備走出。只听得呼的一陣怪風。就見那蟒騰身躍起。張牙舞爪。直撲過來。人傑一想不好。明此此刻即便退讓。諒來這個孽畜。斷未必就肯輕饒。不如索性和他拚个你

死我活。再作道理。想罷。自己便大着胆子。咬緊牙關。把那生死兩字。早撇在九霄雲外。無奈人傑此時兩手空空。沒有一件兵器。如何抵擋。正在心裡着急。見那大蟒已撲到當面。人傑不敢怠慢。只得掄起双拳。提足了輕功。等他來得切近。先將身子向左首一偏。認定他的右眼。就是一拳打下。接連又將身子向右首一讓。認定他的左眼。又打了一拳。說也奇怪。就被他這兩拳。那蟒好似骨軟筋酥。一般。并不曾怎樣發威。登時就地一滾。只覺冷風嗖嗖。寒氣逼人。化作一道青光。照見四面清光。人傑好生詫異。自己倒吃了一驚。連忙倒退了几步。再定睛一看。那裡有什麼大蟒。但見路中間橫着一口龍泉寶劍。閃閃的放出毫光。此時人傑這一歡喜。非全小可。慌忙上前拾起。看那劍的尺寸。不過三尺多長。劍口却鋒快無比。真个斬釘立斷。削鐵如泥。人傑反復看了又看。几乎不忍釋手。一會功夫。听得外面雞聲亂鳴。才曉得天氣已經不早。這才掉轉寶軀。一口氣奔出洞外。剛走了几步。陡听背後咯嗒一聲响。唬人傑吃了一驚。掉頭看時。見那月洞已經變成平地。連一些漏縫兒都沒有。心裡却有几分明白。曉得這口寶劍定然來歷不小。自己連忙双膝跪倒。向空大拜几拜。然後立起身來。奔進主神祠。但見桑兆榮依舊呼呼的沉睡。人傑走近他身邊。先輕輕的搖了几搖。又向他耳边低低喚道。桑大哥醒來。現在時候不早了。一連喚了几聲。兆榮才被喚醒。睜開眼來。陡見人傑手裡執着那口寶劍。光芒四射。冷氣森森。不由的又驚又喜。忙問周兄。此劍從何而來。分明你是空手到此。怎麼陡然得此寶劍。是何緣故。人傑見他追問。首先笑了一笑。便將方才的細情。由頭至尾都對他細說了一遍。兆榮心裡方才明白。連說恭喜恭喜。這是周兄的造化。也算彭大人的洪福呢。日後就仗這口寶劍。幫助小弟等剿滅匪寇。南征北討。幹功立業。做个一代功臣。名垂後世。小弟也可以附著驥尾。得藉光榮。可欣可賀。人傑謙遜不迭。忙說道。桑兄休得如此取笑。咱們從此當結為生死之交。共全患難。但願將來彭大人收納。能將生平所學。施展出來。那就真萬千之幸。還敢有其奢望麼。桑兆榮笑道。這件事吾兄放心。小弟自當一力保存。何況彭大人愛才如命。吾兄文武兼全。何愁不得重用。將來前程遠大。這是小弟一定可以預賀的。當下兩人閑談了一會。不覺東方已是發白。此時人傑因為得到這件寶物。自己一心要想立功。也無暇再游玩山景。因此就全桑兆榮商議停當。兩人急忙起身。就此尋路下山。直奔內黃縣而來。在路行了一日。這天來到一个所在。天色已

經傍晚只見眼前有个小小村坊。雖然只有几十戶人家。那生意買賣。倒是各樣俱全。人傑因向桑兆榮說道。現在天氣已是不早。咱們須得歇宿一宵。明日方好趕路。依弟愚見。不如就在這村上尋个客寓。暫歇一夜。吾兄看是。如何。兆榮點首應道。好極好極。就是這樣辦法罷。兩人計較已定。就此一先一後。直向那村上行來。剛到村口。遠遠就見迎面牆上。寫着一行大字。是家常便飯。安寓客商。二位英雄暗想。暗不起這樣一个小村坊。果然倒十分興旺。兩人一路談着。已走到這家飯店門首。再抬頭一看。只見那房簷上。掛着一扇招牌。是朱家飯店。客寓。二人便走進店門。但見裡面靜悄悄的。并没什麼住客。細看這房屋。倒不在小處。雖是草蓋的前後。共有四進。兩面還有廚房。廚屋猪圈。坑廁。一應俱全。一位好漢。暗在眼裡。就知這家飯店。定然富厚。兩人剛才坐定。旁邊就走来一个伙計。向他們睨了一眼。并不曾理他。轉身向後就走。人傑本來性情暴躁。一見伙計這樣情形。忍不住心頭火起。隨即高聲喊道。你這家到底要做什麼生意。難道咱們來過几次。還是不曾給錢麼。不然為甚。要這般冷落。那伙計被他一聲喊叫。忙走來笑說道。二位客人。休要動氣。並非小人們敢來冷眼看人。寔因敝東現在有偌大的心事。早晚只是愁悶。所以無心來照料生意。門口已是清閑了好几天了。客人如不相信。請問問左右的鄰人。就知這裡的細情。方信小人不是說謊了。這伙計剛才說完。桑兆榮早已忍耐不住。正是 壯士丹心能報國 英雄正氣壓羣魔 畢竟二位英雄又幹出什麼事來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訴往事喜遇救星

恤孤貧欣逢義俠

詩曰

窮富壽夭本由天

豈任人操生死權

縱使五行能預定

積功亦可福遷延

話說桑兆榮听那伙計說了一遍。心下十分驚疑。連忙笑問道。原來為此。照這樣說來。却也難怪于你。但是你方才說是令東有偌大的心事。這句話到底怎講。桑兆榮左右無人。你何不就将細情。向咱們一一說知。如果真有疑難之事。咱們或可以替他分憂。那伙計听了這話。也就忍不住回道。二位客人。休要作耍。你們是路過此地。不知細情。何況這件事。又非等閑的事情。一位怎好過問。除非有仙人下凡。大約才能替敝東分憂呢。人傑此時听他半吞半吐。寔在忍耐不住。當即連連催促。偏要他說出細情。那伙計被逼不過。才歎口氣。回道。客人有所不知。先前小店的招

牌。本叫朱大房。是本地很有名的一家飯店。又代做客寓生意。倒是很好。遠近的人都愛這裡乾淨。所以个个來照顧生意。咱們這店主。本來沒有子息。因是去年就將一位嫡親的甥女。留在家中。以便早晚照應門戶。他們老夫妻也。好有人服侍。他這甥女。雖是小戶人家生的。相貌倒十分秀麗。針工又好。所以老夫妻兩口。比自己養的。還要親熱。凡分有那些輕年子弟。托人來說合。要想結親。咱們店主老夫妻。只是不肯答應。不料在前半月裡。陡然出了這宗岔事。彼時天有三更時份。咱們店主因出來解手。猛見一位年輕的男子。走進他甥女的臥房。當時咱東心裡好氣。總道他甥女。定是行為不端。全人苟且。到了第二天夜裡。又悄悄的出來探看。那知依舊如此。還是一個美貌的少年。向他甥女房中走去。隨後就聽見兩人嘻笑的聲音。老夫婦兩口。由此格外相信。當面又不好說出真情。一連挨過了幾天。就想打發他甥女回去。這天晚上。咱們店東夫妻。都到後面。先向他甥女說明。好讓他早些收拾。不料才進房門。就听哎呀一聲。他們老夫妻。全都唬倒。小人隨時跑到後面一問。才听咱們店東。說是瞧見一個野人。渾身長長的白毛。相貌十分凶惡。坐在他甥女牀上。任意調笑。小人听他一說。起初還不肯相信。後來再進房去。仔細一瞧。方見他那位甥女。真正可憐了。客官。你老萬想不到。的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。這時候竟變成惡鬼夜叉的形像。小人一瞧這樣情形。就知他定是被妖精纏住。那時他們老夫妻。哭鬧了半天。也無方法可想。直到天色明亮。便請了和尚道士。來家懺悔。又請什麼法師到家。高搭法台。施行妙術。管他念咒書符。怎奈那妖精全然不睬。由此丘丘兵兵。接連鬧了几天。毫無一些兒用處。到了晚間。他那位甥女。仍然是笑語喧闐。兩下裡十分恩愛。咱們做東。就這一氣。生意也不高興做了。店門也不想開了。這兩天連茶也不飲一口。飯也不吃一顆。只怕再過几日。差不多這一家三口。都要向鬼門關結伴去了。二位客官細想。請教本店裡出了這樣岔頭。叫小人們還高興來做事嗎。當下兩位英雄。听這伙計嚙嚙的說了半天。心裡方才明白。免不得替他暗暗歎息。桑采榮忙說道。你且替咱們收拾一間潔淨房間。把房間裡床鋪安頓齊整。揀那上好的酒菜。替咱們預備几樣。然後再到後面。把你那位令東請出來。咱們好全他商議商議。你們但放寬心。包管自有解救的方法。便了。伙計听说。登時歡喜起來。連忙追問道。客官這話。可是真。朕。朕。你老這般模樣。好似个文弱書生。那裡還有法術。能捉怪掠妖嗎。桑采榮笑道。誰來